

忆旧·古运河

## “观音堂”里的小学

| 若水庐主 文 |

儿时的小学设在邻村村口的观音堂里。说是“观音堂”，早已没了观音供像，只是三间几近毁损的破屋子，屋前有三四十平米的小院子，两扇院门上的缝隙，大得可以伸进我们的小手。房子仅南面有门窗，北面墙上只有几条类似花窗的竖条砖孔，通风透气。墙外是农田，春天里和风送暖时，会飘进油菜花的气息，传来蜜蜂的嗡嗡声，当然，时不时也会飘来田里的肥臭味。冬天，北墙上上的孔隙会请老农用稻草塞实，以挡风寒。

这三间破房子就是我们的教室。别看地方不大，这可是一个容纳了三个年级的复式班级，每个年级二十来人。进门靠窗的一摞，是一年级；中间一摞二年级，靠北的一摞是三年级的地盘。一、二年级学生的课桌和板凳，都得各自从家里带去，大小不一，高矮各异，五花八门，书包只能放在身前的地上。三年级孩子才有桌凳，说是课桌，其实也只是在两个砖墩上固定一块旧木板，两三个人合坐一张长条凳。朝东墙面上两块黑板也大小不一，一、二年级用稍大的一块，另一块三年级独用。

老师只有一个，虽然普通话不会说，上课本事却不小。一年级上课时，二三年级做作业，给三年级讲课时，一、二年级抄生字。农村孩子虽然调皮，可大都还不敢出格，最多暗暗搞点小动作。当然，个别小捣蛋被老师拎到黑板旁面壁罚站，也是常事。同处一个狭仄空间，三个年级各干各事，直到今天我还弄不明白，那时的孩子抗干扰能力咋就那么强！

我六岁那年夏天，母亲带着我去学校报名。那时，农村孩子一般要七八岁才会送去上学，三年自然灾害刚过，我年龄偏小，又长得矮小，身高一米八几的老师看我不起眼，不让入学。母亲好生央求，能不能让孩子试试，不行再领回去。老师总算开恩，我成了试读生。那时课文简单，至今还记得第一篇课文是“日月水火，山石田土”，如今看来，这才是让孩子正确认识世界的好开端！我也还算争气，期中考试语文算术就搞了两个满分，硬是靠自己的小实力取得了“学籍”，令大个子老师从此刮目相看。

二年级起换来个女老师，姓陆，已是两个儿子的妈妈，大儿子好像比我还大，她丈夫也在另一个村小当校长。观音堂门口有十几平米的小屋住着他们全家，进门放着小桌子和煤炉，桌子不仅供吃饭之用，批改作业也在此，隔板里边铺着两张床铺，是他们的卧室。陆老师上课讲的也是方言普通话，但比大个子老师好得多。每篇新课文她领读两遍后，就让学生起来朗读，我是被抽到次数最多的学生。不少课文至今还有印象，如《小铁锤》《千人糕》《一粒豆瓣的旅行》《刘胡兰》等等，虽然我普通话不十分标准，但声音响亮，口齿清楚，她常让我领读。后来还选送我去乡里中心小学参加普通话比赛，捧回一个第二名呢。作为她的教学成绩，她比我还开心，我成了她十分喜欢的学生。

从我家里到学校，不过一二里地，但那时乡下都是田埂小路，下雨天不是摔跤，就是滑到田里，常弄得满裤脚泥巴，下课时陆老师就会把我

叫去她家，帮我刷掉泥土。有时遇上大雨，还留下我在她家吃一碗午饭，这让我母亲总是感激不尽。陆老师的偏爱，不仅是我学习较好，可能还有个重要因素，就是我家日子再紧，也从不拖欠她的学费。她不是公办教师，收入主要来自每个学生的几块学费，那可是她糊口养儿的主要经济来源。六十年代初，农村很穷，很多同学都不能按时交足学费，有些同学家甚至只能每次一块一块地交，陆老师常在下午放学时催交学费，但收效甚微，好几次我去她屋里交上全班的作业本，还见她地默默地抹眼泪呢！实在没招时，她就结合家访挨户上门催交。有的家长实在凑不出钱，只能交一些鸡蛋充作学费。

观音堂院子太小，我们做操要借门外的土道，而道旁又是小河，一个女老师要管大大小小几十个孩子的安全，每次做操，她就急急地把我们赶回教室。总有几个顽皮的孩子要乘机跑下河边玩水，常常气得她边哭边吼。

总之，在我印象中，陆老师是个极易掉泪的老师。一次她小儿子发烧，也见她急得直哭，显得束手无策。可少时的我怎会明白，一个年轻的民办女教师，在那么艰辛的环境里，依赖学生的学费作为生活来源，同时又要承担老师、母亲、妻子的责任，那种压力岂不如同背负大山一般！

我在“观音堂”里上了三年学，四年级便升到邻近大队的一所高小去了。那校舍其实是从前一大户人家的院落，有天井，有堂屋，有走廊……四年级的教室设在宽敞的堂屋里，让人觉得变化最大的不仅是教室的条件，还有校外一大片用青砖铺就的长方形操场，以及操场北边那根高高的旗杆。

四年级暑假，轰轰烈烈的“文革”开场了，一切秩序被打乱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见到过陆老师。许多年后才听说，文革时她丈夫因为“家庭出身”不好，受到严重冲击，身体也垮了。再往后，他们全家去了哪里，就不清楚了。

人海茫茫，世事无常。严格说来，陆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之一。“观音堂”里的小学时光，让我没齿难忘。陆老师如果健在，已届鲐背之年，不知她晚年可好？每每想起，心里总有几分怅然。



纳凉

插图 胡文伟

家庭·广瑞路

## 一场感冒

| 李美玲 文 |

那场感冒来得真不是时候，我的一个新品创作正在半途。这天起床后先是头昏，继而食欲不振，身上还感到一阵阵寒意。

早餐勉强喝了两口稀饭，就再咽不下。先生看出了苗头，提议我去医院就诊。

我急于完成手里的作品，因此对先生的建议一口拒绝，马上钻进工作室，忙那把壶。

这是把“君子壶”。一个早上，思绪始终游走在壶与竹的想象间。不知什么时候，我双手正细心地把刚搓好了的竹枝往壶上粘贴，耳边忽听先生招呼：“吃饭吧，你饿了一个早上了。”

就这么一句话，却让我顿生无名之火，侧头朝先生翻着白眼，大声吼叫：“吃！吃！我咽不了还能硬塞？”

先生满脸委屈，低头退出了工作室。我平复了下情绪，继续做壶。然而，不知怎么的，就感觉这头又大又重，无论我多努力，竹叶总贴不到我想要的效果，我再也静不下心，只能放手。

经过客厅，看见先生正坐在沙发上默默抽着烟，我并没理会。进餐厅，桌上早已摆上他精心烹饪的几个菜蔬，我吃的米饭也已端上餐桌，我一声不吭，只顾自己闷头扒拉着饭粒。

先生抽完烟也来到了餐桌边，与我对面，端碗吃了起来。我的眼神在无意扫视，见他吃饭时也有心神不宁的样。

他在不断地看我。

“酸菜黑鱼片，开胃，你平时最喜欢的，吃……”

此时的我情绪极度低落，先生的话应该是对我满满的怜爱，可我偏执地认为他是巴结，是讨好。我对他并没回应一字，偏就不夹菜，自顾吃着白饭。

大概划下大半碗饭时，我胸口堵得慌，再也咽不下，就放下了筷子，独自来到客厅，坐在沙发上。我闭了闭眼，想定下心来。可是，坐了好一会儿，心里仍然觉得空落落的。于是，我还是走进了工作室。

拿起壶，继续贴竹叶，攀竹节。可做了半天，精力还是不能集中，贴上壶的枝节竹叶，简直目不忍睹。我越看越不顺眼，竟然顺手把壶狠狠地砸到了工作台对面的墙上。那壶在“啪”的一声中泥料飞溅，而我也被自己莫名的爆发吓得目瞪口呆。

稍停，我马上进了房间，而且竟会在满手泥巴的状况下横倒在床。我不知自己是中邪了还是什么，眼泪一串串从脸颊上流淌下来。

迷迷糊糊中，我感觉有人在我为我擦手，为我脱鞋，为我顺身子。继而，是房门的轻扣声。

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睡着的，不过，这觉睡得极不踏实，我做了个噩梦：这是个狂风暴雨的天气，黑压压的天，我在一片荒郊中被人追赶，我拼着性命在

逃，可就在这万分紧要的关头，我的双脚被陷淤泥中再也拔不出来，恍惚之间，就见背后有双黑手将要揪到我的头发时，我便“啊”的一声惊叫！我把自己给吓醒了！

“不怕，不怕……”

是我先生。他正坐在床沿用手轻拍我的胸口，轻声安慰。

我吓出一身汗水。先生马上去上了卫浴室，为我放好了水。

泡个热水澡，这让我稍觉身子松了些。再回房时，我扭头看了看窗外，不知天什么时候已黑了下來。这时，先生又进入房来。

“去吃吧，人是铁，饭是钢，吃了再睡，才能恢复。最好么……还是别扛，我送你去医院……”

先生的劝慰怯生生的，他知道我情绪不好，怕我又发脾气。我虽一点劲都没有了，但还认为只是一场小感冒，撑得过。我没听先生的劝告，没吃晚饭，又躺进了被窝。

半夜时分，我一会感觉浑身像个火炉，热得蹬掉被子，一会儿又冷得迷迷糊糊叫唤：“冷呵，冷！”

“进医院！必须听我的！”

这是先生婚后三十多年第一次对我怒吼。而先生这时的吼叫，竟让我感到如此温暖。

先生风风火火送我进了医院，忙前忙后好一阵后，他坐到我挂点滴的床前，用手抚摸了一下我的额头，满是歉疚地对我说：“抱歉啊，其实白天就应该送你来医院的。是我耽误了，害你受了这么多罪。”

这就是我的先生么？明明是我的不是，是我使小性子自作自受，他怎么就会往自己身上揽？

这时的我，脑海里马上闪出我们婚后的夫妻生活来：平时，我是以制壶为主，先生当着这个家的“后勤部长”，从做壶的工具、泥料购买，到送壶去窑上烧成、联系客户销售，再到家庭的日常生活，一日三餐不同花样的饭菜侍候我，全是他这个“一把手”撑着。

这就是夫妻呵！就那么小小的回顾，让我一把捏着先生的手，盯着他一双疲惫的眼睛用情地说：“今后别再、再惯着我，该说就说……该骂就、就骂……”

先生听过，一时间脸上的疲惫一扫而空，换上了春天般的笑容，他打趣道：“别别，快别抬举我。我们是夫妻呀，相互包容、感恩，都是本分。我什么时候挨你骂了，那是本后勤部长工作没做好，接受首长批评教育呀，我连感激都来不及，还敢报复？嘻嘻……”

先生虽说的是玩笑话，可我从此记下了他的用心，记下先生待我的千般好。一场感冒，让我见着了先生的又一个长处：即使是夫妻，也要永远知道感恩对方。